洞庭湖鸟类景观　摄影 / 沈海滨



洞庭湖观鸟

撰文
叶峥嵘

洞庭湖的大名自然不用我说，也为大家所熟知。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，虽没有了当初八百里洞庭的壮阔气势，但依旧是国内第二大的淡水湖。这里不仅有壮美的自然景观，悠久的文化历史，还是著名的观鸟胜地。在寒冷的冬天，水位下降，露出一大片的滩涂湿地，洞庭湖成了鸟类的天堂，吸引着千万冬候鸟来这里过冬。早已耳闻洞庭湖这一候鸟胜地，我和小伙伴们千里迢迢飞到岳阳的东洞庭湖来和鸟儿有个约会。

出行前做好了计划，挑选了两个著名的观鸟点，君山岛和采桑湖附近。天气预报显示中雨，还有些许担忧。天还没亮便从岳阳市区出发前往君山岛，天公作美，毛毛细雨很快就停了。

君山岛在其他季节就是洞庭湖中孤零零的一座小岛，到了冬天便和陆地连成了一片，岛屿周围是成片的滩涂和芦苇，这样的生境确实很吸引鸟类。而君山岛上建起了一个公园，有着一片茂密的树林，注定林鸟也是相当丰富。

刚到达目的地，便看到一只白尾鹞往远方飞



白头鹎，在洞庭湖区为留鸟，种群数量丰富。额至头顶黑色，两眼上方至后枕白色，耳羽后部有一白斑，上体灰褐色或橄榄灰色具黄绿色羽缘，颏、喉白色，胸灰褐色，腹白色具黄绿色纵纹
摄影 / 叶峥嵘

去，还没等我拿出相机，就消失在茂密的芦苇荡中，这或许是一天行程好的开端。清晨，是林鸟们最活跃的时间段，天才刚亮，耳旁已经响起了林鸟的交响乐。乌鸫、白头鹎必不用说，每次都是乐队中的主唱，远处隐隐约约还有画眉在伴奏。

从正门进入，不多远的绿化树上就能看到几种常见小鸟。远东山雀跳到一个显眼的枝头上一展歌喉，从远处飞来一群红头长尾山雀，在树枝间不安分地跳跃，又如一阵风，呼啦全飞走了。和红头长尾山雀体型一样迷你的棕头鸦雀，更多是在绿篱中穿梭，可能是意识到我在靠近，渐渐都往枝头上转移，最后也离我而去。

正准备继续往前走，看到头顶树杈上似乎有只远东山雀，本没当回事，仔细一想，感觉有点陌生。回头用望远镜仔细观察，是只斑姬啄木鸟！相较常见的大斑啄木鸟真是迷你得可以。东张西望，慢慢跳上了一个干瘪的冬眠枝，又端详了几眼，开始啄木。从照片来看，小家伙应该是将树枝啄破，吸食流出的树汁。在我检查照片的这一会儿，小家伙吃完了“早餐”，飞进了深林。

走在君山公园的大道上，可能是因为严寒，基本没什么人，这也使得鸟儿们敢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中央。“贵妇人”珠颈斑鸠在林荫下信



画眉，在洞庭湖区为留鸟，数量较少。眼圈白色，并沿上缘形成一窄纹向后延伸至枕侧，形成清晰的白色眉纹，极为醒目
摄影 / 叶峥嵘



红头长尾山雀，在洞庭湖区为留鸟，数量稀少。头顶栗红色，背蓝灰色，尾长呈凸状，外侧尾羽具楔形白斑　摄影 / 叶峥嵘

步，路旁水坑中聚集了几只喝水的乌鸫。最聒噪的黑脸噪鹛成群结队，一会儿在地面翻着枯叶找食物，一会儿又上树头用嘈杂的叫声相互呼唤。有几只直接飞上了古建筑屋顶，在“凤凰”头上“造次”。路边亭子石凳上飞来一只红胁蓝尾鸲，也不知是亚成鸟还是雌鸟。有几棵落光了叶片的枫树上，依然挂着串串的翅果。这当然是黑尾蜡嘴雀的最爱了，它们长着厚实的喙，嗑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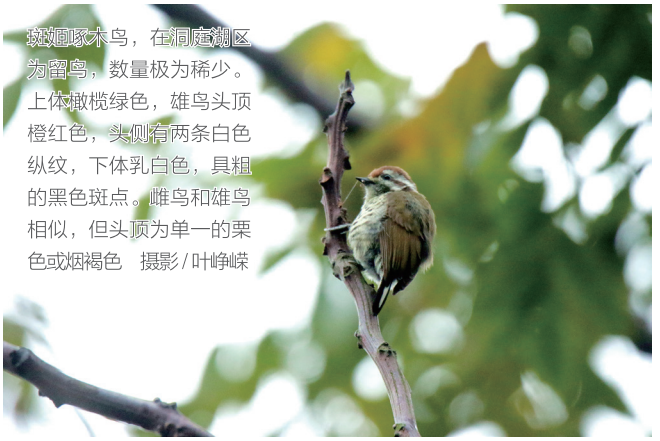
棕头鸦雀，在洞庭湖区为留鸟，种群数量较丰。嘴粗短而厚，暗褐色，先端偏黄色，头棕红色，飞羽外缘红棕色　摄影 / 叶峥嵘

些坚硬的种子就像嗑瓜子般轻松。这些种子，是冬候林鸟们重要的过冬口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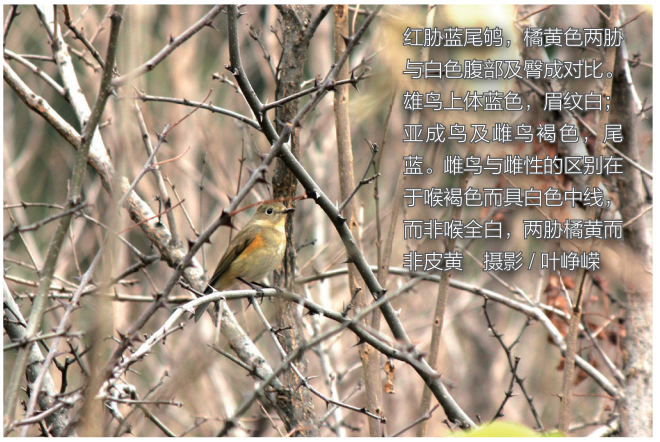
大道上绕过几个弯，就见到一处水池，池中游着几只小鹡鸰，冬羽的小鹡鸰显得那么“低调”。池边的迎春枝上站着几只白头鹎，偶下水一沾，不知是想洗澡还是喝水。周围树丛响起一阵骚动，接着从身后的树林中飞出一大群绿翅短脚鹎，停在了对面的树枝上。这种长着棕色小冠的奇特鸟儿在南方虽是常见，但在这片林子中，竟比白头鹎还让我意外。

水池边有个堤岸，从堤岸向下望，那便是洞庭湖潮水退下的滩涂湿地。在几公里外的水域中，还能看到一大群白琵鹭。它们一边用着琵琶状的长嘴在水中滤食，一边慢慢往前推进，步伐一致，让人想起纪录片中可爱的火烈鸟。它们惊而飞起，如大片云彩，又迅速在另一处水域，接着低头取食。离白琵鹭不远的岸边，有几个小黑点，用单筒望远镜依旧看不清长相，猜测可能是黑尾塍鹬，或者是黑腹滨鹬。

滩涂泥泞，上面长着绿草，这些是素食性候鸟的过冬口粮。滩涂之间尚有几条溪流，行走的路线上必须要长着草，还要远离溪流，即使这样，缺乏专用的水靴，我还是举步为艰。实在无法继续，找了处最近的地方开始观鸟。依然清晰的是那群浩浩荡荡的白琵鹭，原来的那片黑点，虽是大了许多，依旧看不清楚特征。天空中偶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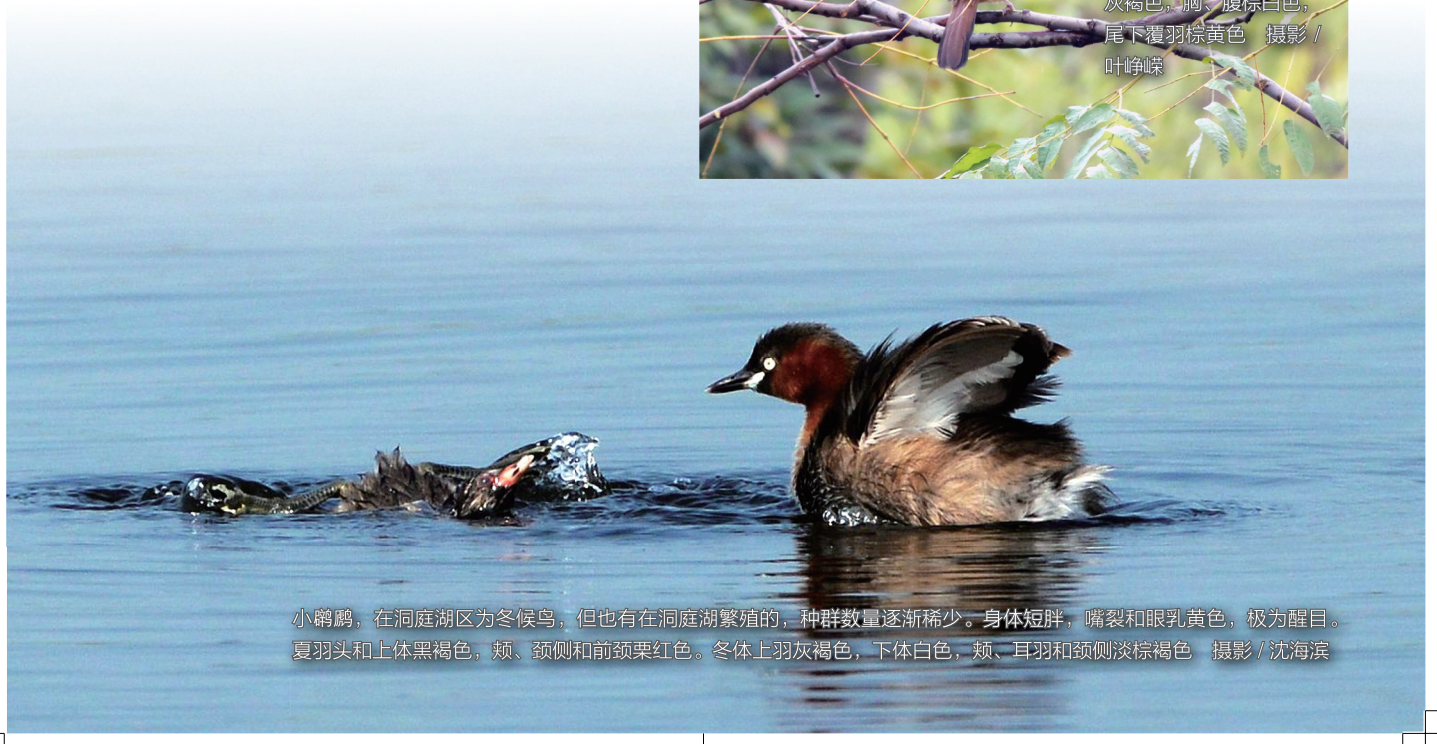
斑姬啄木鸟，在洞庭湖区为留鸟，数量极为稀少。上体橄榄绿色，雄鸟头顶橙红色，头侧有两条白色纵纹，下体乳白色，具粗的黑色斑点。雌鸟和雄鸟相似，但头顶为单一的栗色或烟褐色　摄影 / 叶峥嵘



红胁蓝尾鸲，橘黄色两胁与白色腹部及臀成对比。雄鸟上体蓝色，眉纹白；亚成鸟及雌鸟褐色，尾蓝。雌鸟与雌性的区别在于喉褐色而具白色中线，而非喉全白，两胁橘黄而非皮黄　摄影 / 叶峥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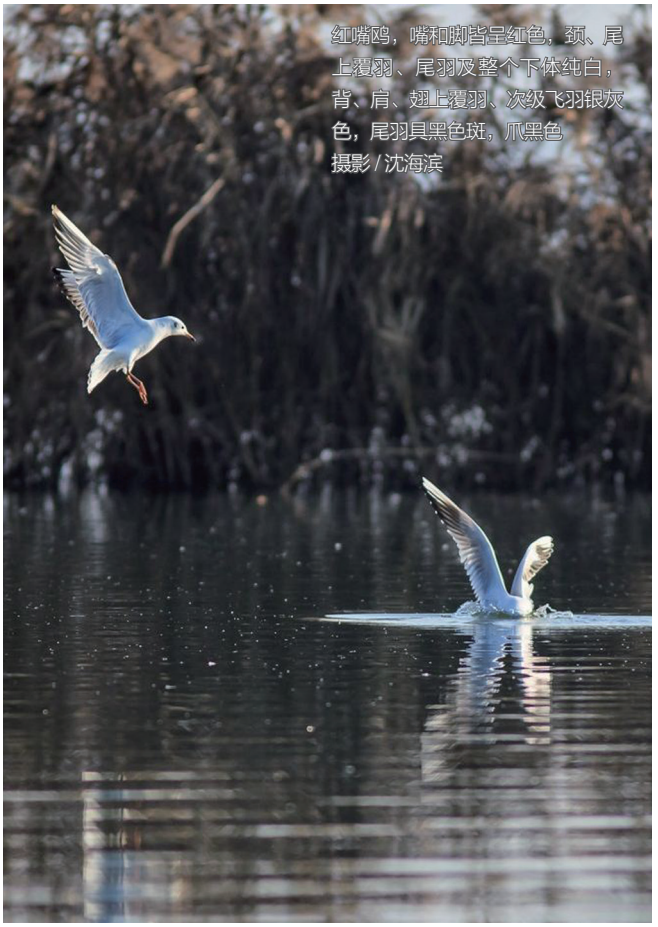
黑脸噪鹛，在洞庭湖区为留鸟，数量稀少。头顶至后颈褐灰色，额、眼先、眼周、颊、耳羽黑色，形成一条围绕额部至头侧的宽阔黑带。背暗灰褐色至尾上覆羽转为土褐色。喉灰褐色，胸、腹棕白色，尾下覆羽棕黄色　摄影 / 叶峥嵘



小鹡鸰，在洞庭湖区为冬候鸟，但也有在洞庭湖繁殖的，种群数量逐渐稀少。身体短胖，嘴裂和眼乳黄色，极为醒目。夏羽头和上体黑褐色，颊、颈侧和前颈栗红色。冬体上羽灰褐色，下体白色，颊、耳羽和颈侧淡棕褐色　摄影 / 沈海滨



黄腹山雀，在洞庭湖区为冬候鸟，种群数量丰富。雄鸟头和上背黑色，脸颊和后颈各具一白色块斑，颏至上胸黑色，下胸至尾下覆羽黄色。雌鸟上体灰绿色，颏、喉、颊和耳羽灰白色，其余下体黄绿色　摄影 / 叶峥嵘



红嘴鸥，嘴和脚皆呈红色，颈、尾上覆羽、尾羽及整个下体纯白，背、肩、翅上覆羽、次级飞羽银灰色，尾羽具黑色斑，爪黑色　摄影 / 沈海滨

一字阵型的普通鸬鹚刷个存在感，苍嘴怡然自得地在滩涂上踱步。仔细又环顾了几遍，没有其他特别的发现，便走回岸上继续往前走。

在公园的大道边发现了一条偏僻狭窄的小径，人迹罕至，树林荫翳。或许其中鸟况会好些，决定一探究竟。偶有几只黄腹山雀，叼了些松子，跳到树枝上享受美食。一只画眉出现在树丛中，在枯叶中啄着什么。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观察野生画眉，它可比笼养的更有活力。远处的苦楝树上，挂着一群乌鸫、斑鸫和领雀嘴鹎，它们在尽情享受着这冬日里的美食。偶见树枝间乱窜着几只小型鸟，盯着许久才看清长相，是黄腰柳莺和棕脸鹟莺。

在林间小径上兜兜转转，终于来到了计划之中的观鸟地点——乌龙尾。这是君山岛的高地，周围大半是滩涂地，除了远处白琵鹭和不知名的鹬，隐隐约约能见着几只灰鹤与豆雁。天空中飞过一群接一群的鸬鹚与赤麻鸭，还有短嘴豆雁，排成规整的人字形。近处的河流上，红嘴鸥在一处水面上聚群，时不时冲向水面，或许是



在围剿鱼群。在周围又环顾了几遍，没有其他的收获，就沿着堤往回走。

这时候也差不多十一点了，吃了点备好的干粮作为午餐，坐着车前往采桑湖附近的堤坝。

刚下车迎接我的就是阵阵凛冽寒风，路旁就有一只棕背伯劳站在树梢，四处寻找着食物，一个猛子，似乎是逮着了什么虫子。一阵标志性的鸣叫，一群人字的小天鹅从树丛之后的天空飞来，在我相机的狂轰之下，飞向远方天际。树下就有一片水田，只剩下苍黄的枯草，若不是靠近后其中的小家伙逃窜，不然看不清它们的身影，水鹨、小鸦混成一群，它们身体的配色就是在这样环境下最完美的伪装。

站在堤上往下望，湖区已经变成片片陆地，只剩下几个坑坑洼洼的小水坑，几只凤头麦鸡在近处的水滩上像是在寻找着食物。它们身披金属色的绿色羽衣，头戴长冠羽，真是水鸟中的“贵妇”。相比之下，在它们周围的几只环颈鸻和鹤鹬，个头就小了很多。极目远眺，湖面上一层淡雾，雾气包围星星点点的水鸟们，以我现在所处的位置看不清它们的具体特征，所以决定再往前走一走。走下堤，从草地上走过去，绕过一段正在修的路段，或许是因为施工的声响太大，鸟儿都不敢靠近。沿着公路一直往前，发现人为修建的一处观鸟看台，水域离看台很近，不少水鸟就漂在这样的水面上。

就在这里看鸟吧，不少鸟看到我靠近，慢慢远离，唯独湖中小汀中有几只短嘴豆雁毫不在



上：豆雁，在洞庭湖区为冬候鸟，数量较丰。嘴黑褐色具橘黄色带斑，上体灰褐色或棕褐色，下体污白色　摄影 / 沈海滨

下：灰鹤，国家二级保护鸟类，在洞庭湖区为冬候鸟，数量非常稀少。颈、脚均甚长，全身羽毛大都灰色，头顶裸出皮肤鲜红色，眼后至颈侧有一灰白色纵带，脚黑色　摄影 / 沈海滨



意我的存在，还在悠闲地吃草。慢慢游走的大多是罗纹鸭，没多远就停下了。公鸭大多很漂亮，有着泛着金属光泽的脑袋和一身“霓裳羽衣”，而母鸟就是简单的黑褐色。仔细在罗纹鸭中寻找，又发现了几只混入其中的绿翅鸭，个头比一般鸭子都小很多。雌雄绿翅鸭两侧具有金属翠绿色的翼镜，尤其雄性的绿色特别鲜明。远处的鸭子种类便更多了，不爱水草只爱鱼的普通秋沙鸭，也不似其他鸭子那样臃肿，刚捕到一条鱼在慢慢享受。沿着河岸，游满了绿翅鸭。在它们周围，还有着赤麻鸭、绿头鸭、斑嘴鸭等鸭群。

放弃看鸭子，继续往前看，通过单筒望远镜，扫视着远处的草地，主要都是正在啃草的鸿雁和豆雁，还有几只白额雁，它们密密麻麻挤在一块。在它们更远的地方，一小群长脖子长腿的大鸟，是鹤！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仔细观察了特



上：小天鹅，国家二级保护鸟类，在洞庭湖区为冬候鸟，数量较丰。全身洁白，嘴端黑色，嘴基黄色，嘴上黑斑大，黄斑小，基部黄斑不伸于鼻孔之下　摄影 / 沈海滨

下：小鸥，在洞庭湖区为冬候鸟，种群数量较丰。夏羽头部赤栗色。头侧线和耳羽后缘黑色，上体余部大致沙褐色，背部具暗褐色纵纹。下体偏白，胸及两胁具黑色纵纹　摄影/叶峥嵘

征，是最常见的灰鹤。把草滩上的鹤仔细都看了一遍，没有发现其他种类的鹤，惊喜中有点小失望。鹤立雁群，一片祥和之景，不知为何，雁群突然被惊飞，上千只雁形成一股鸟浪，铺天盖地飞往远处。一阵骚动之后，水面突然变得冷清了许多。

又是地毯式地寻鸟，没有惊喜再出现。正准备离开时，抬头发现远处飞来了一只猛禽——一只鹊鹞亚成鸟，在草丛上低空掠过，像是在物色合适的晚餐。顿时，草丛中隐遁的一众鸟被惊飞，白鹭、苍鹭、普通鸬鹚和凤头麦鸡，然而鹊鹞似乎对它们并不感兴趣，在我面前的草丛上飞了一圈就离开了。

回程的路上，即使匆匆忙忙，还是能看到成片惊飞的金翅和天上组队摆成各种奇怪造型的大雁。洞庭湖这样被鸟类选中的过冬湿地在全国其实并不少，候鸟们对环境要求并不是特别严苛。只是这样的湿地越来越少，或许是鸟儿小小的要求在一些贪婪的人类面前根本不值得满足。庆幸在这里，得益于当地政府的重视，洞庭湖依旧是鸟类越冬的天堂。

（责编　桑新华）





上：凤头麦鸡，在洞庭湖区为冬候鸟，数量稀少。头顶具细长而稍向前弯的黑色冠羽，上体暗绿色，下体白色，胸具宽阔的黑色环带。嘴黑色，脚黑色或暗灰色　摄影 / 沈海滨

中：鹤鹬，在洞庭湖区为冬候鸟，数量稀少。夏羽通体黑色，眼圈白色。嘴细长而尖直，下嘴基部红色，余为黑色，脚亦细长，暗灰色。冬羽背灰褐色，腹白色，胸侧和两胁具灰褐色横斑。眉纹白色，脚鲜红色，尾具褐色横斑，飞翔时红色的脚伸出尾外　摄影 / 叶峥嵘

下：白琵鹭，国家二级保护鸟类，在洞庭湖区为冬候鸟，种群数量较少。嘴长而直，上下扁平，黑色，前端扩大成匙状，多为黄色。繁殖期全身羽毛白色，枕部具橙黄色发丝状冠羽，前颈下部具橙黄色环带。非繁殖期头后无黄色冠羽，前颈无橙黄色颈环　摄影 / 沈海滨





1. 洞庭湖壮观的鸟类景观　摄影 / 沈海滨
2. 凤头麟鹏，在洞庭湖区多为候鸟，也有在洞庭湖繁殖的，数量较少。嘴长而尖，从嘴角至眼有一黑线；夏羽前额至头顶黑色，并具两束黑色冠羽，冬羽头顶冠羽短而不明显　摄影 / 沈海滨
3. 草鹭，在洞庭湖区多为冬候鸟，也有在洞庭湖繁殖的，种群数量较少。头顶蓝黑色，颈黄栗色，前颈具3条粗的黑色纵纹，上体暗褐色，背和两肩披棕栗色蓑状长羽，胸、腹中央铅黑色，两侧棕栗色　摄影 / 沈海滨
4. 领雀嘴鹎，在洞庭湖区为留鸟，数量稀少。嘴粗短而厚，黄色，额和头顶前部黑色。上体暗橄榄绿色，下体橄榄黄色，尾黄绿色具暗褐色或黑褐色端斑。额基近鼻孔处有一白斑，喉黑色，前颈有一白色颈环
摄影 / 叶峥嵘





2



3



4



5

5. 黑翅长脚鹬，在洞庭湖区为冬候鸟，数量较少。脚特别细长，粉红色。嘴稍长而尖，黑色。除背、肩、翅上和翅下为黑色外，其余均为白色　摄影 / 沈海滨